

9299

3122

66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居處部

先廬

建安祝穆和父編

羣書要語

全勝

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坡江湖渺故國

風雨傾舊廬東坡倚木依然擁舊廬坡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續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居處部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場民  
藏書

先廬

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金滕

羣書要語

詩句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坡江湖渺故國

風雨傾舊廬東坡喬木依然擁舊廬坡

古今事實

請復舊宅

齊景公欲更晏元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  
蹶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  
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  
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  
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  
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隣  
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能犯  
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  
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亘子以請乃許之左昭

三

有宅一區

楊氏之先楊季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廛有  
宅一區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  
子海錄

願保祖宅

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  
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  
聞慙而止

不改衡門

後周王巖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素雖貴鄉里舊宅不改衡門

先人弊廬

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饗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

鑑

權臣莫奪

楊損居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

廐以廣第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資非吾等所有安可以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同前

李建子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冗舍以廣第訥吒曰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耶

不敢改作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挾廡弟洄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不求增廣

李愬其昆弟賴家勲貴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

古今文集

雜著

戒徙外鄉

士大夫發跡壠畝貴爲公卿謂父祖舊廬爲不可居而更新其它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疇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

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爲不宜輕若夫以爲得計又從而詠歌夸翊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爲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隴岡公自爲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邇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藁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又讀詩序云自丁家

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間歸穎之志  
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  
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  
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  
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逍遙於穎蓋無幾時  
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  
四子皆為穎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  
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二  
序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  
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

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  
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容齋隨筆

# 門

## 君羊書要語

門捫也言在外為人所捫摸也釋

名司門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幾

出入不物者周禮華門圭竇注華門柴門圭竇

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儒行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詩立不中門行不履闕語十夫

禮門也君子能出入是門也萬章踵門而告許

行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  
惟鄉原乎盡心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盡心或  
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音則引諸門乎  
曰在夷貉則引之在門墻則麾之揚子門雖設  
而常關陶集雅子候門同上

**詩**

門多長者車杜敲門驚晝睡韓剥剥啄啄

有客至韓靄靄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

荆公門垂碧柳似陶潛李丁丁啄門如啄木韓

**古今事實**

式其間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

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呂氏春秋

三過不入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離婁下

荷蕢過門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  
哉擊磬乎

閉門不納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  
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



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大君之門

呂不韋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而大本傳

掃門求見

魏勃掃門欲見齊相曹參常早起掃其門參用為舍人

以席為門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

車轍

陰德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間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世傳云

門可張羅見市交門

曳裾王門

鄒陽諫吳王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

通德門

後孔融告高密縣特為鄭玄立一鄉曰鄭公鄉  
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  
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  
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如登龍門見謁見門

臣門如市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門容馬車

晉陳頽父訢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馬車訢笑從

之後州辟部從事乘車馬還家宗黨榮之仕至  
梁州刺史

門容長戟

晉王濬嘗起宅開門前路人或謂之太過濬曰  
吾欲使容長戟幡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  
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夢三刀遷益州刺史

私作都門

晉賀循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時廷尉張闓住  
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  
閉晏開人患之訟於州府不見省會循出連名

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之聞聞遽毀  
都門詣循致謝

閉戶讀書

孫敬閉戶讀書

閉門掃軌

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杜密傳

車馬填門

王暕子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權每休  
暇車馬填門有田英好危言忤權右嘗指异門  
曰此中輻湊能不至者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

即承幼弟也為東陽太守

古今文集

律詩

詠門

龍昌期

偃動本為榮辱主長因外戶細推尋乾坤出入  
無窮象夷狄關防有限心拚到善人非遠大開  
當古道自高深九成載舞蕭韶奏穆穆無凶合  
在今

鄰

君羊書要語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鄩五鄩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



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中國異制遂人令五家

為比使之相保大司徒治比其鄰正月東鄰殺

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既濟鄰有喪春不相曲禮

睦乃四鄰以蕃王室尚書親仁善鄰國之寶也

隱六救蓄恤鄰天之道也左僖棄信背鄰患孰

恤之同上以鄰國為壑孟子君子居必擇鄰可

以避患也晏子

詩句王翰願卜鄰杜芬芳孟母鄰傍舍頗淳

厚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

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杜斟酒聚比鄰陶淵明醜

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李白卜居乃此地并井

為比鄰李白任屋住連墻往來欣莫間韓并水

分西鄰竹陰借東家坡見擬移居作鄰里不論

時節請開關劉禹錫明月好從三徑夜綠楊宜

作兩家春白居易與元八卜鄰皇恩若許歸田

去晚歲當為鄰舍翁柳子厚劉禹錫耦耕若便

遺身去黃髮相看萬事休劉和蚤晚青山映黃

髮相看萬事一時休坡

三徙卜鄰

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舍之傍其子遊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列女傳

馬用陪鄰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

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馬用亡鄭以陪益也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鄰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襄三十一

粟與鄰里見粟門

連墻不謁

列子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請謁

惟鄰是卜見先廬門

不納嫠婦見寡妻門

向前

昔顏叔子嘗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於室  
夜暴風雨至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使  
秉燭放乎旦而薰盡束薪而繼之自以為避嫠  
之不審若其審者宜若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  
鄰之嫠婦人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  
婦人趨而託之閉戶不納

鄰燭分光 見燭門

東家丘 見師生門

灌其鄰瓜 見瓜門

里母束緼 見火門

### 百萬買鄰

梁呂僧珍字元瑜為南兗州刺史初宋季雅罷  
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  
一百萬恠其貴季雅曰一千萬買宅一百萬買  
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函曰錢一千閭人少  
之不為通季雅強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  
錢也僧珍言於武帝拜衡州刺史

### 祭竈請鄰

漢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主簿寶徒入舍祭竈  
請比鄰

鄰牆得酒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誠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禮餌鄰人密於牆頭送以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挑女折齒 見齒門

鄰居爭池

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譎引陽臂笑曰孤曩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隔籬聽談

宋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嘿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

益地與鄰

陳囂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 會稽典錄

鄰居占池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  
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  
狀尾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  
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鄰近相招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  
津隱居相近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  
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相招未必來不  
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  
康節一日過之公贈以詩

古今文集

律詩

延康吟

賈島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  
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  
之煙山春

題鄰居

于鵠

僻巷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澆薤亦  
同渠傳夜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  
得似樵漁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杜甫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歌滿樹小水細  
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  
此數追隨

北鄰

杜甫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  
江臯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  
屨到蓬蒿

偶題

王介甫

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如何更欲  
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

南鄰

杜甫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  
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  
新

和景仁卜居許下景仁頃見許居洛  
今而倍之故詩中頗致其怨

司馬君實

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班拂衣已解  
虞卿印築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  
中花卉足供閑他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  
薄間

謝邵堯夫見訪

富彥國

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  
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探古吟  
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  
深歸

詩話

鄰居同井

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  
口徐鎧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  
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隱居詩話

樓閣

羣書要語

樓重屋亦閣也說文樓曠也言牖  
戶諸射孔高明覲遠悽悽然也釋

名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  
美麗之樓為麗譙陳勝傳登茲樓以四望兮聊

暇日以銷憂憑軒檻以遠望向北風而開襟王  
粲賦閣樓也說文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

中李善注淮南子曰延閣棧道高軒堂左右長  
廊之有窻者又云延長也左思蜀都賦

**詩句**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窻綉楠金蓮花柱

柱玉盤龍鮑昭行藏獨倚樓杜長笛一聲人倚

樓趙嘏面春築飛閣山谷嵩峯三十六終日對

高閣歐注目寒江倚山閣杜

**古今事實**

十二樓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  
神人武帝於是作飛廉觀漢書及三輔黃圖

秦樓

蕭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妻焉教弄玉  
吹簫作鳳鳴王為作鳳樓夫妻居其上居數日  
感鳳凰來集一夕皆隨鳳去別仙傳

庾樓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夜  
佳序共登南樓不覺庾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  
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

談詠

綠珠樓

石崇有妓曰綠珠孫秀求之不得秀矯詔收崇  
綠珠因自投于樓下而死

登樓清嘯

劉琨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琨乃乘月登  
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賊棄圍走

迷樓

隋煬帝開汴河泛艦為江都之遊浙人項昇進  
新宮圖帝愛之即如圖營建既成幸之曰使真

仙遊此亦當自迷可目之曰迷

華萼樓

唐元宗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書曰華萼相輝之  
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籌邊樓

李德裕徙劔南西川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  
險要與蠻人相入者圖之左右道與吐蕃接者  
圖之

燕子樓

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尚書既歿張氏舊第有

小樓名燕子眈眈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白集

五鳳樓

梁太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

岳陽樓

滕宗諒子京左宦遠守巴陵重建岳陽樓極雄偉范文正公為之記郡僚稟落成之日子京云落甚成待痛飲一場凭欄大慟十數聲而已子京果死於岳州

校書天祿閣

見校書門以下係閣

投閣

王莽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曰惟寂寞自投閣

麒麟閣

見傳神門

凌煙閣

唐太宗正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本紀詳見畫象門德宗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召蔣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本傳

雜著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浩夫霖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

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  
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去其節  
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  
西北隅雉堞圯毀秦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  
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復不可  
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  
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

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  
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  
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  
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  
迎素月亦幽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  
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  
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  
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  
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  
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

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  
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  
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湖州勝賞樓記

葉正則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即以為賞蓋物常  
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  
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雲溪鏡波藍浪梁相動  
搖而靚粧衽服之倒影互為散合衆流放於荷  
葉浦沉清浮綠鳧鵝樓止而綺荷文蓼之羅生  
無有際畔特嶺巖巨巧石綿絡頗抑湖之重勢

而蔽遮其風寒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舫緯  
艇繪艤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  
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  
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迪於心志  
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  
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熄柳惲以江南曲名  
於時古之採蘋苕盈而釜熟薦於大宗禮至敬  
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  
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  
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與館益盛於



今太守趙君既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  
 風水道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  
 不為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內我不敢與民  
 縱於青真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  
 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  
 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  
 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  
 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窮閭可使富况蒲魚豐衍  
 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損稅直增學廩  
 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墜死無松棺皆助之恐

江東江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高明廣深  
 勢抱合表裏江山來畫圖雪筵披襟夏簟寒宵  
 吞雲夢何足言庾公風流冷似鐵誰其繼之方  
 公悅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

馮當世者

蘇子瞻

黃鶴樓高月滿川抱關饑卒老不眠夜聞三人  
 笑語言羽衣著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  
 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  
 飛煙鷄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

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莫有持歸包裹弊席  
氈夜穿茆屋光射天里間來觀已變遷似石非  
石鈇非鈇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  
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與考  
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唐圖經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憇于此張  
南軒云黃鶴樓以山得名也而唐圖經何  
自而為恠說謂費文禕仙去駕鶴來憇于  
此閻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  
任昉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非文禕

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為  
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  
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窻  
間遽相傳曰此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  
才士又為之夸大其事而蘇子瞻亦載馮  
當世之說吁世亦寧有是理哉

律詩

登鶴雀樓

暢當

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  
斷山

同前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春日登樓懷歸

寇平仲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靄古寺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思忽自驚

聽黃鶴樓吹笛

李白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送孟浩然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頭

樓上

劉禹錫

江上樓高十二梯梯梯登遍與雲齊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盡處低

南樓書事

黃魯直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聚遠樓

東坡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鉤直將眼力  
為疆界何啻人間萬戶侯  
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  
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沒間

登岳陽樓見湖門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  
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  
草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  
人愁

古人伏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  
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  
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  
後村詩話

鸛雀樓

張喬

高樓懷古動悲歌鸛雀今無野燕過樹隔五陵  
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  
笛吹風起夜波十載重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  
如何

鸛雀樓

李益

鶴雀樓前百尺墻煙汀雲樹共茫茫漢家蕭鼓  
沉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短愁  
來一日即知長風煙併在相思處滿目非春亦  
自傷

燕子樓

陳薦彥升

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住水邊頭風清玉簾  
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鈎寒夢覺來滄海闊新  
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送斷殘花一  
夕休

雜著 以下係閣

秋日燕滕王閣詩序

詳見九日門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  
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  
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  
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  
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祭戟遙臨宇文新州之  
懿範檐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  
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  
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

躬逢勝餞時惟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  
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駉駉於上路訪風景於  
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  
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  
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綉闥俯  
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吁其駭矚閭閻撲地  
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  
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  
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

生織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  
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寫睇眄  
於中天極嬉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  
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  
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  
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  
他鄉之客懷帝閭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  
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  
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

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  
 處涸轍以猶懽壯海雖賒扶搖可接東嶠已逝  
 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情阮籍猖狂  
 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  
 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  
 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  
 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  
 託龍門揚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  
 流水以何暫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  
 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

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  
 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珠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

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王勃作序

作賦今中丞公作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

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揚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竒自賞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

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暮月公又來燕于此公乎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楠板檻之屬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缺者亦白之



事類彙編卷七  
三十一  
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  
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  
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  
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  
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  
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  
愈記

古詩

登閣

朱元晦

橫空敞新閣高處絕炎氛野迥長風入天涼秋

氣分憑欄生逸想投迹遠人羣終憶茅簷外空  
山多白雲

登快閣

黃魯直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  
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絃已爲佳人絕青  
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  
鷗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七

續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續集

居處部

亭臺

建安祝穆和父編

羣書要語

亭停也道路所舍人所停集也釋

名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

門一亭也

漢職典

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

持也

釋名

上高曰臺有木曰榭泰誓注仲夏可

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月令九層之臺起於累

土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同上

**詩句**戀月留虛亭韓石磴紫回入杳冥移松高

下簇虛亭坡藕花開處復開亭荆公**臺**忘歸步

月臺杜層臺指中天謝青天白日映樓臺韓

**古今事實**

漢蕪萋亭見粥門

晉蘭亭見上巳門

唐沉香亭見香門

靈臺以下係臺

文王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築章華臺**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

對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

不過容燕豆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

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

美楚其殆矣又曰先生之臺榭也榭不過講軍

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太平之居臺度於

臨觀之高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四時之隙於

是乎成之國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左

築臺延士

燕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孔文舉書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鮑昭詩注

觀臺書雲

魯公登觀臺以書雲氣詳見冬至門天子曰靈

臺諸侯曰時臺所以觀天文之變劉向五行傳

築姑蘇臺

吳王夫差破越越敗乃進西施請退軍歸越吳王許之吳王既得西施甚寵之為築姑蘇臺高三百丈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臺不久為麋鹿之遊吳王不聽

作中天臺

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賈誼新書

罷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本贊

作通天臺

武帝作通天臺以求神仙

古今文集

雜著

茅亭記

柳子厚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山之阻以面勢無構榱節稅之華不斷椽不剪茨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壘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綉錯蓋天鍾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履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

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常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墜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月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四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之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甚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

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无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讓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

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  
廬陵歐陽脩也

豐樂亭記

歐陽永叔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  
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  
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  
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  
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  
武之地也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

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  
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  
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  
老皆无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  
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  
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  
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  
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  
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  
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

休養生息涵育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无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无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此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醒心亭記

曾子固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築亭曰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已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



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之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辭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山月亭記

楊廷秀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迓予於中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旰未

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賓階有頃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寧淖沒膝予語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鄉也山月寧不遠五十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修廡陟穹嶽有亭若在天半掀然孤巉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簷三十許武石攔

崛起階齒層出者曰此是已雨小霽欣然登焉  
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闌闔數萬家如在井底下  
視瞻掉遐矚神曠乃知此亭面勢宅一城高絕  
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其  
左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者  
拜相山也其下橫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  
覽未既驚風歟起林木叫呼大波怒跳翻倒城  
市前山皆動諸峰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函  
歸亭上予益喜且喟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  
熙四年月日誠齋野客揚某記

古詩

顏樂亭詩

程伯淳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  
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  
賢以學生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  
舊止巷污以榛井堙而圯鄉問蚩蚩弗視弗履  
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  
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潔而深清泉澤物  
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  
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

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  
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流盃亭

李德裕

激水自山椒折波分淺瀨迴環疑古篆詰曲如  
縈帶寧翹羽觴遲唯貪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皎  
月臨松蓋

滄浪亭詩

歐陽永叔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滄浪有景  
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  
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笋添夏影老枿亂發爭

春妍水禽間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  
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堪嗟人迹到不  
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竒極怪誰似子搜索幽  
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  
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  
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  
惜祇賣四萬錢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  
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  
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  
瓦紅蕖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

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寄題九日山豁然亭 朱元晦

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歎塵  
境窄歸來令幾時夢想掛蒼壁聞公結茅地恍  
復記疇昔年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豁然  
處初不從外得遙憐植杖翁鶴髮雙眼碧永獻  
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律詩

江亭寓目

盧拱英華

江郭帶林巒津亭倚檻看水風蒲葉戰沙雨鷺

鷺寒晚木初彫柳秋叢欲敗蘭哀猿自相叫鄉  
淚好無端

東亭閑坐

白居易

東亭盡日坐誰伴寂寥身綠樹為佳客紅蕉當  
美人笑言雖不接情狀似相親若不悠悠想如  
何度晚春

移家別湖上亭

戎昱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  
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題王侍御池亭

白居易

朱門深鎖春池滿岸落薔薇水浸莎畢竟林塘  
誰是主主人來少客來多

山壁偶題

劉彥冲

水遶山堂竹映橋偶來塵意已潛銷最憐曉日  
浮波影滿壁煌煌玉電搖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方干

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時鶴盤遠勢  
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涼月照窻欹枕倦澄  
泉遶石泛觴遲青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頭身

在茲

雜著 以下係臺

凌虛臺記

蘇子瞻

臺因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  
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  
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  
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  
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  
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  
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

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  
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  
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  
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爲之記軾復於  
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  
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  
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  
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  
望其東則秦穆公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  
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  
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  
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  
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  
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而况  
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  
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  
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記

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  
鳳翔府事東坡初擢制科僉書判官事吏  
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

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又為中元節不  
過廳罰銅八斤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請小  
文公弼必塗改至為公作凌虛臺記末云  
人事得喪數語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  
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  
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  
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聞見後

律詩

登定王臺

朱元晦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  
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  
作雍門哀

題大雲寺觀臺

黃魯直

瘦藤拄破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眼界  
闊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

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時花草  
迷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  
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

人愁

齋閣 書院 精舍

羣書要語

齋潔也 說文或曰齋謂夫閑居平  
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

曰齋

歐陽公東齋記

閣

小閨謂之閣門旁戶也

說文

古今事實

心齋坐忘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顏回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  
則可以為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  
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  
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  
者心齋也 莊子

蕭齋

梁武帝時造寺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字寺至今  
一字在焉李約之見之破產買歸東洛建一小  
室以玩之號蕭齋 杜陽編



開東閣

公孫弘為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天下四書院以下係書院

應天府民曹誠郎同文威綸之父名舊居廣舍百五

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

曰應天府書院○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

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

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

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開寶中潭守

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學者詔賜書院名

○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於石鼓創書院○國

初賜勅額號天下四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浩齋記

馬子才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之天下

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

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

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壺執匕

以飯稻者皆是也至於屠龍鱸妨刺虎之役則

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懾也干越許淳翁於其所居之東開室讀書名之曰浩齋而求記於予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掃天下有異於此乎今子之整齋圖書拂拭几案臥琴於床掛劔於壁冠珮在上屨杖在下異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士下至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役而呼童子小不如意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顛倒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大戰于陰山之墟朔野

之北微吟而輕呼使熊羆豺虎之猛畢皆赴敵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體疲神倦欠伸撫髀露腹便然酣臥乎一榻之上異日之厭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之間泉石之畔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予嘗患士氣卑弱不足與立子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予之閱人亦多矣爲利僅耳喜津津出顏間而手足趯趯然搖動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憐憔悴

之色此何謂也予將求子以語同儕而論心尚  
有此態則可以相視一笑元祐丁卯五月朔日  
記

進學齋記 見學術門

潛齋記

晁無咎補之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温而  
趨寒其室雙翼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  
朦朧晦曖光景不曜盖若蟄虫伏獸之所潛焉  
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  
良政恬俗康朝有鸚鵡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

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鼓以動  
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劍喑鳴咤叱  
北牧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黃閣之末議聯  
紫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齊肅百吏操紙握管  
以號令四海今反幽幽默默逃形遠跡以頑處  
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耶予躍  
然而驚撫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  
之所為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為  
幸乎安者也朝有鸚鵡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  
為有待乎亨者也而反以是疑我頑其亦未之

思耶請爲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  
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虫獸之潛也而小者  
獲伸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  
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  
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  
而寔揚潛乎潛將以爲不潛者矣客俛而出因  
記其語於壁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  
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  
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奧則穴其  
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  
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  
中山石崑崙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  
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想映皆可愛者故  
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  
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  
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  
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

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  
萬餘里其窮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叫  
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  
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官因竊自歎  
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誰肯至是哉賴天之  
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  
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  
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歟宜其寢驚而夢  
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  
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  
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  
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活波傲然枕席之上  
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  
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  
子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  
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  
以置于壁

怡齋記

洪景廬

馬子遂良館予宇下六百日宿廬直容齋不能  
十步語出口輒入予耳故寓客無敢不公言今

日余方寓楚詞倦困枕肱臥聞遂良與客對始  
呶訿咕囁不可聽已則放聲棘談徃復甚苦予  
躡履蔽隱候伺則遂良正東向捉篆筆自作怡  
齋字何人長髯廣額秀眉箕口倨坐其西詰所  
以曰自而之左親戚遠墳墓行游四方有年矣  
謹歲時歸休覲父母再拜寒溫能入室刺刺與  
妻子語勞苦平生百未一厭復別去上馬愬然  
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三十七挂脰五千卷書未  
能合有司度程掇取一第耻耻植以不自聊賴  
顧方以怡自滿傲睨容膝之室得以太欺我歟

敢問吾子所以怡者何事而謂齋者果安在哉  
遂良且笑且怒瞪對之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  
之陋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與  
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  
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若也且吾遊越則  
越為吾廬莫吾遊燕則燕為吾廬在吾室為吾  
齋固也出而見子坐子之舍亦吾齋也孰賓孰  
主哉子何言之陋語未既予立聽不暇久疾出  
揖二子曰客則失矣而主人亦未為得也今人  
在貧賤而不失怡於布衣在富貴而萬鍾不能

怡也亦幾矣雖然之二者於道由九牛一毛也  
尚何足論天地大遠廬也曾不足以隘我尚何  
燕越之間歟閉口亟休勿復言之客舌舉不得  
下恟恍自失意若欲遁而足不可引予笑曰予  
亦多言耳子何爲而去顧侍奴取酒引滿徑醉  
就睡有頃醒視之獨予遂良在客去矣

求齋名書

王子俊

齋舍有名非古也名之又從而銘之殆如兒戲  
且不應與公家學校類誠如來喻某切以爲是  
雖非古也而亦古之意也古人盤有銘几杖戈

矛之類色色有銘蓋自成湯呂望以來比比有  
之君子不以爲非也齋舍學者所以藏脩游息  
者使其銘之而又善於此仰而視其扁俯而誦  
其辭反顧吾心一物不應則愧心油然而生此  
亦進德之一助也司馬公園曰獨樂堂曰讀書  
有記有詠竊計嘉祐諸公亦未必以爲非王晉  
公之三槐韓公之醉白文潞公之德威又不論  
也大抵天下之事雖非古始而可以義起者君  
子亦有所不廢如必泐其故則孔席不暇何嘗  
有齋而况於名乎至於公家學校古亦未嘗有

名自湖安定始置治道等齋以爲諸生肄業之地朝廷遂下湖州取以爲法庠序齋舍之有名往往自此始匹夫之法可以爲公家之法公家之法顧不可以爲匹夫之法邪或問呂伯恭有何稱號此問者過也蓋不惟其義而直差擇其名以相稱謂殆類私立名字者矣天下之至穢者莫如糞壤而諸王居馬糞巷時人號爲馬糞巷諸王則以馬糞自繫者反榮矣何晏目夏侯泰初以易之所謂深而泰初復目晏以神然浮僞輕剽卒不免禍則所謂深與神者反辱矣○

晉王澄傳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心經平子矣

敬齋箴

見銘箴門

古詩

齋中

賈島

耽靜非僞爲本性實踈索齋中一就枕不覺白日落低扉庭軒響寡德謝接諾藜菊在墻陰秋窮未開萼所食類病馬動影似移岳欲駐迫逃衰豈殊辭縲縛已見飽時雨應豐蔬與藥

簡齋

陳去非



我窻三尺餘可以閱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  
竹聲不著散花女而况使鬼无世間多岐路居  
士繩床平未知阮遥集幾履了平生領軍一屋  
鞋千載笑絕纓槐陰自入戶知我喜新晴覓句  
方未了簡齋真虛名

同姜濬題裴式微餘干東齋

劉長卿

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  
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  
月釣魚歌散帙看蟲蠹開門見雀羅遠山終日

在芳草傍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  
君莫吊腸斷洞庭波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

王建

高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閑居重裝墨畫  
數莖竹長著香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禮數吟  
哦野客任踈狂就中愛讀英雄傳欲立功勲恐不如

雜著 以下係書院

嶽麓書院記

張敬夫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爲士子

肄業之地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  
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請于朝乞以書藏  
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  
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  
增賜中祕書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乾道改元  
建安劉侯珙下車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靜湘人  
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 章聖皇帝加  
惠一方以風厲天下者而可廢乎半歲而成某  
從多士往觀焉曰侯之爲是舉也豈特使子羣  
居族談但爲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爲言

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  
濟斯民也其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  
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  
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苟能充而達之則仁  
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  
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  
是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  
而亦何加於我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以無忘侯  
之德

石鼓書院記

朱元晦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  
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  
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  
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脩矣淳  
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  
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  
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  
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  
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

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脩士以充入之  
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官侯鑑衡守薛  
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  
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  
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  
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  
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成就而  
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  
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  
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

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  
哉抑今郡縣之學宮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  
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  
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己  
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  
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  
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迹之蕪  
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  
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今日學校科舉之意  
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  
將有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  
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  
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  
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  
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  
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機於將發之際善則  
廣而克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  
何俟於予言哉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

守新安朱侯某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  
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  
而太宗皇帝驛造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  
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汛掃區  
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  
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寇戎者斧斤  
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大  
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  
楹上以宣布宋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  
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廼屬軍學教授揚君大

灋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  
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  
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  
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  
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  
謂之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  
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  
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  
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  
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

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闕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揚熙陵開迪樂育

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无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迹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武夷精舍記

韓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而歛下巖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溪

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  
落奇秀好事者一目不能盡則臥小舟杭溪而  
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  
環會心為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  
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  
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  
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溪之窮僅為一廬以待  
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  
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  
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

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於驛道之遠促促而  
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兩宦  
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  
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園暇則遊焉與  
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  
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  
樂悉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  
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  
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  
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

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清幽竒  
木佳石拱揖暎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  
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  
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講書肄業琴  
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  
折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為我記之夫  
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  
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  
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  
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

至於登泰山之顛而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  
遊胷中盖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  
既成之詠乃獨為聖人所子古之君子息焉者  
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  
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慢亭  
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穎川韓元吉記  
古詩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  
感歎有作以下係書院

朱元晦



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  
婆娑事往今幾時高軒絕來過學館空廢址鳴  
弦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褰綠蘿謀野欣有  
獲披圖知匪訛永懷當年盛莘莘衿珮多博約  
感明恩涵泳熙泰和淒涼忽荒榛俯仰驚頽波  
發教逮綱紀喟然心匪他伐木循陰岡結屋依  
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顧人過

同前

朱元晦

昔人讀書地町疇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  
表章矧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弦歌獨不嗣山  
水無輝光荒榛適剪除聖謨已洋洋亦有皇華  
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良惻惻懷賢增慨慷弦歌  
有遺韻絕學何能忘

遊白鹿洞得謝字呈元範伯起之才  
朱元晦

三兄

朱元晦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  
墨暇招呼到良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迹喜  
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器此待價橫流詩書  
澤下及揚李霸炎神捨興運制作流大化石室  
萬卷藏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蕪良可詫

自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會當求教賜畢願老  
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榭

城南書院

張敬夫

積雨欣始霽清和在此時林葉既敷榮禽聲亦  
融怡鳴泉來不窮湖風起淪漪西山卷餘雲逾  
覺秀色滋層層業綠聞愛彼松栢姿青青初不  
改似與幽人期坐久還起來隄邊足逶迤游魚  
傍我行野鶴向我飛敢忘昔賢志亦復詠而歸  
寄言山中友和我和平詩

石壁精舍

以下係精舍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輝能娛人遊子澹  
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  
霧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  
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  
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行視武夷精舍作

朱元晦

神山九折溪泓泝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  
渙渙上有蒼石屏百仞聳雄觀巔巖露垠壑突  
兀倚蒼漢淺麓下縈迴深林久叢灌胡然闕千  
載遽此開一旦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

喜誅鋤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  
左右矗竒峯躊躇極佳玩是時芳節闌紅綠紛  
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暫遊意已愜獨  
徃身獨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續集

喜誅鋤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  
左右矗竒峯躊躇極佳玩是時芳節闌紅綠紛  
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暫遊意已愜獨  
徃身獨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

